

閻伯川先生講演

共產主義的錯誤

三十五年臨
時挑取縣長
訓練班印

共產主義的錯誤

我們要知道共產主義的錯誤，必須先將現社會病態說明

機器發明，生產力加大，一人的生產力，可抵十人百人的生產力，即是一人的工作，能抵十人百人的工作。工作即是生活，無工作即是無生活。一人能抵十人工作，即是九個人無工作；一人能抵百人工作，即是九十九個人無工作；九個人或九十九個人無工作，即是九十九個人無生活。少數工人無生活，政府尚可救濟；若多數無生活，政府就無法救濟。因機器發達，生產加大，結果，形成餘裕貧困，豐年饑饉的矛盾現象，政府不能救濟失業工人生活時，就是現制度與人生不兩立。制度與人生不兩立，當然人要崩潰制度，維持人生。這是個直接的病態。

現在各國政府，欲在國際間競爭勝利，不得不發達機器，增大生產。機器愈發達，失業人數愈增多，失業人數愈增多，則政府本身崩潰之危險性亦愈大。政府為減少本身崩潰之危險性，不得不向外找尋殖民地，擴大其經濟市場，以維持其本國工人之生活。於是演成歷史上奪取殖民地的戰爭時代，不知滅了多少國，死了多少人，費了多少錢，毀了多少物。人類的大不幸，亦可謂至矣。

惟殖民地有限，機器發達無窮。以有限對無窮，雖使戰爭不已，亦不能以奪取殖民地，來解決世界各國政府本身崩潰之危險。於是不得不走經濟侵略之途徑。經濟侵略的途徑，簡單的說，是拿上本國的貨，到他國去傾銷，這也是擴大他的銷場的方法。因有經濟侵略，就有經濟防禦。以機器發達的國家，

向機器不發達的國家，行經濟侵略競爭，因競爭遂發生戰爭。上[一次世界大戰，大家公認是經濟競爭的結果；死了多少人，花了多少錢，毀了多少物，將來的世界大戰，行將不免；預料一定也是因經濟競爭的關係，作成大戰的原因。作戰的兵器，愈出愈奇，由平而變為立體。所謂毒瓦斯之進步也，死光之發明也，飛機之轟炸也，燃燒也；更不知要死多少人，花多少錢，毀多少物。這是間接發生的病態。這病態更大了。

直接的病態，是本身的革命，間接的病態，是世界的毀滅；原因就是機器發明，生產加大。但以有功於人類之發明，而造成毀滅世界的禍害；這不能責備發明機器者，應該責備當代之政治家，解決失業恐慌，無濟政府的自身危險之認識不足所致也。

馬克斯是五十多年前德國的一個學者，他認資本主義的社會崩潰後，要產生個共產的社會；他的理論的方法論，是唯物辯證法。

唯物辯證法，有三個根本法則：

(一) 由量到質的轉變及其相反的法則

(甲) 量的漸變到質的突變

他這意思是說；如水，其溫度漸變到零度時，即突變為冰；或漸變到百度時，即突變為氣。

(乙) 新質的生成引起新量的發生

他這意思是說；如水變成冰或氣，這就是新質的生成，有了冰或氣的質，冰或氣的量也就發生了。

(二) 對立物之統一及鬥爭的法則

(甲)統一物內含着矛盾的因索

他這意思是說：如社會中含有階級。社會是統一物，階級是矛盾的。這就是統一物內含着矛盾的因索。

(乙)統一是相對的過程矛盾的鬭爭是絕對的動力。

他這意思是說：統一是一時的，矛盾是永久的；統一^是社會變遷的一時過程，矛盾是改變社會的永久動力。

(丙)內在的矛盾促進事物的發展

他這意思是說：因有矛盾，發生鬥爭：促進事物的統一，就是事物的發展。

(三)否定之否定的法則

這個法則，有叫爲『正，反，合』的，又有叫爲『肯定，否定，否定之否定』的。

(甲)否定之否定，不復歸原於肯定

他這意思是說：如麥子是肯定，生出麥苗是否定，給成新麥是否定之否定。新麥當然不復歸原於舊

麥。

(乙)否定之否定，是螺旋式的發展不是循環式的發展

他這意思是說：舊麥子變成新麥子，新麥與舊麥，是在一條直線上的，不是在一條橫綫上的。

他的謂三個法則，是說明萬有都是運動的，無一成不變的。其第一法則，說明變的本質，是由漸變到突變。其第二法則，說明變的動力，是矛盾的統一。其第三法則，說明。變的過程，是肯定，否定，

否定之否定，即正，反，合。這正，反，合之合，又是新運動的出發點。

這是他的理論的方法論。他是要拿上這三個法則，觀察事物，並且要推斷事物。可以說這三個法則，就是他推斷事物的一個方法。他拿上這個方法，觀察歷史，認定是唯物史觀。他說：社會的構造與變遷，都是受着物的作用所決定，他分社會構造為三層：下層是經濟基礎，以上第一上層建築是社會制度（如政治法律論理等），第二上層建築是意識形態（如哲學宗教藝術等）。他認定下層的經濟基礎，決定上層的社會制度；社會制度，又決定更上層的意識形態。他雖也認定意識形態，可以對社會制度起作用，社會制度可以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；然而他的根本認識，還是環境決定意志的中心論斷。結果他說下層經濟基礎內，含着人方面的生產關係，與物方面的生產力之矛盾因素。由矛盾而鬥爭，必至漸變而突變，破壞下層經濟基礎。決定了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變革。他這由唯物辯證法，認定唯物史觀，就結果出環境決定意志的中心理論。

馬氏拿上他這理論方法，分析社會病態。機器未發達以前為封建社會，機器發達以後為資本主義社會。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態，就是我前邊所說「機器發明，生產力加大，一人的生產數量增多，物產過剩，市場滯銷工廠停工，工人失業，社會恐慌」的話。馬氏對此病態的癥結所在，認為在分配制度。就是說，生產方面是資本家與勞動者，物產方面有供消費者與供生產用者。資本家所得之消費物，與勞動者分得之生產物，若為數相等，尚可維持工廠不停工；他又以種種關係，證明維持相等是不可能。於是認定生產關係限制生產力之發展。由生產力之漸變，必定要到生產關係之突變。他又推斷這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崩潰之後，應該發生不限制生產力的一個生產關係的制度，此制度應為共產制度。這是他

對近代社會病態之認識與推斷，這也完全是根據前說中心理論的產物。

以上是我說明近代之社會病態，與馬氏觀察事物之理論與方法，並馬氏認定資本主義社會病態之癥結所在。

以下我再批評馬氏之錯誤。我與批評之前，要先說幾句話。我是向來在職務之外不願說人的錯，更不願說古人的錯，尤其不願與古人爭論學說上的是非。惟因馬氏之共產學說，是對社會演變的個推斷，而共產黨作爲行動的依據，學說上毫釐之差，行動上千里之謬，影響於人類生存進化甚大。以對人類負責任之心，不能不言。這是我批評馬氏錯誤之前預先說明的。

我再介紹介紹馬氏可欽佩之處。馬氏的學說，是最備具「以貫之」的中心思想體系。他的經濟學說，更能極盡精微，有如顯微鏡下觀察物質，能見人所不能見者。他並認成了共產的時候，才是人類正當關係生活之開始；現在的剝削關係之生活，實非人類之正道。他論這點心理，不祇不是洪水猛獸，且是從慈惠坦白中發出來的。這都是馬氏足以令人欽佩的地方。

還有一點大家應該預先明瞭的，是共產的意義。共產的意義，原文只是個共同的意思，本無產字的含義。馬克思用這個字，代表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的人類生活制度。要使人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，必須以資，產皆公有爲前提。原文雖無產的意義，實有產的實際。這裏講產字，是資，產都已包括在內，土地，工廠，及一切生產工具，與所生之物產等，大家都共夥起來。譬如田地歸大家公有，讓農人耕種；收下的糧食，亦歸大家公用，是也。

共產主義是由馬克思集其大成，亦由馬克思鑄成大錯。其錯有二；一是唯物辯證法方法的錯誤，二

是經濟學說裏認識的錯誤。

一、唯物辯證法方法的錯誤

唯物辯證法之三法則，以之規範物則可，以之規範人事則不能，因人具有超乎物者，即不能以規範物之方法規範之，且亦不可以規範物之方法規範之。如以規範物的方法規範人事，是驅人之超乎物者於人事外，則人等於禽獸矣。

唯物辯證法，是站在變的立場上，觀察事物的。他的三法則，**一**是說明變的本質，**一**是說明變的動力，**一**是說明變的過程。殊不知萬變之中，有個不變的中心在；此不變的中心，為支配萬變的根因。變者，子，不變者，母，變者之中，實含有不變之內在性。人事的事理中，母理是不變的，子理是時變的，且是為合乎母理而變的。不明乎此，則判別人事，無所標準。

其**第一**法則，是說明變的本質。就物說由漸變而突變，是顛撲不破的。就人事說，如走了變的路子，那麼漸變不已，**一**定突變；若把握住不變，即可停止住漸變，就沒有突變。假使早定了按勞分配的不變制度，就是把握住分配制度的不變，即可停止住階級對立的漸變，當然不會有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突變了。

其**第二**法則，是說明變的動力。若站在矛盾上說**統**，其理誠然；若站在**統**上說矛盾，適得其反。何以言之？假定在按勞分配的社會制度下，**統**物內便無矛盾的因素；即有時離開**統**到了矛盾，亦是矛盾，為過程，而**統**為動力。蓋靜為動的動力，並非動為動的動力。

其**第三**法則，是說明變的過程，就變的過程上說，肯定、否定、否定之否定，是不錯的。就人事說

若把握住不變，作爲時變之標準，這肯定、否定、否定之否定，纔是有目的的、如失却不變之標準，祇是隨時隨地的變動，那簡直等於無根之草，無能之舟，真是無目的的亂動亂變耳。如按勞分配的制度，是不變的；實行按勞分配的方法，是隨時隨地變的。其變的過程，也是肯定、否定、否定之否定；但其變的目的，在合乎不變的按勞分配。

唯物辯證法，爲馬氏學說之基礎的根據。根據錯了，多麼精細的學說，也正如把精美的樓房蓋在沙灘之上。任你工程怎樣完備，設計怎樣周密，材料怎樣齊全，祇因根基錯了，結果是萬般好處，盡成空談，於此可知根據唯物辯證法的方法，造成那以下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環境決定意志的心理論，是犯著以物則衡人事探察理性之極重大的錯誤。

二、經濟學說裏認識的錯誤

我再說馬氏經濟學說裏認識的錯誤。因機器發明，生產力加大，所發生失業恐慌及經濟侵略競爭之直接間接各病態，其癥結所在實際是交易媒介之一金代價二層物產制，一比限物產。其解決之方法，在將工廠倉庫之物產，移在市場倉庫，其病癒醫。馬氏乃不作此認識，反認在分配制度之剝削關係，是其認交易類爲分配病之絕大錯誤，將病源認錯，其醫方用藥，必不能對，可斷言之。非徒於醫病無效，且愈添病之極。亦勢所難免，使今日社會上，恐慌病中又加恐怖病，誰之咎歟？此不能不責諸馬氏也。何以言之？因病在交易媒介，非改良交易媒介不可，將金代價之二層物產制，改爲物產證券之一層物產制，政府即能將工廠倉庫之物產，移至市場倉庫，自不比限物產，其病可醫。乃馬氏認在分配之剝削，且從分配之剝削上醫治，醫治應當去剝削，去剝削而行各取所值，則正是矣，但行各取所值，剝削

雖去，而此種物產之病仍在：則不能不重分配上。求去交易之法，蓋病在交易媒介，而不從改良交易媒介上着手，則非去了交易，不能醫交易媒介之病，其理已明。譬如病為手上之瘡，而誤認為手，捨了瘡，在手上求醫治，非將手斷去不能除去瘡之病，非瘡愈矣。乃手去也。馬氏之共產推斷，實同此理。

以上馬氏之兩點錯誤，如分離開說，或尙不至對社會發生甚大之損失。馬氏之學說，有其一貫之體系，又不能不作關聯之主張；故其錯誤，遂或為人類絕大危險之學說矣。

馬氏以環境決定意志之唯物辯證法的中心理論，只講是不是，能不能，不講該不該，失去人類理性之光明作用。再加上馬氏將現社會之交易病誤認為分配病，遂湊成其危害人類的共產主義之大錯誤。大家勿疑也。

馬氏之學說，是由是不是（現實）能不能（漸變）定要不要（突變）。如有說我之批判馬氏推斷共產社會之根據為錯誤者。試問馬氏本不講該不該，共產主義由何而來耶？

共產主義又何以危害人類？共產主義，是使人勞動所獲，盡交社會；各人生活所需，向社會領用；此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也。蓋非此不足以去交易。馬氏若以此倡為學說，以之教人，未為不可。以此定制，其不合公道，不合人情，不適生產，毋論矣。馬氏以教育人之事，竟以制度強人行之，正所謂智者過之，賢者過之。蓋制度的責任，在限制人佔便宜；學說的效用，在勉人吃虧。前者是強迫的，後者是自動的，馬氏乃以制度強迫人吃虧，變教人作聖賢，而為強人作聖賢，強而不得，繼之以法。人是可以成聖賢，人生來却不是聖賢，今以法懲人不聖賢，其殺人也不知多少。聽聽俄國強人交糧食，不從而殺之者無數，可以明矣，既要共產，即不能承認家庭負養老畜幼之責，非打倒家庭不能共產。欲打倒

家庭，須使父子女相視等於路人。此不啻強人去理性，而且強人去感情，使人而作禽獸，已禍人類不少，乃欲使父母子女等於路人，不得不先提倡仇父，更進而不得不提倡殺父；故共產黨以能殺父者爲頂好黨員，夫提倡父母子女等於路人，已是強人等於禽獸，更進而提倡殺父，是強人做頂壞的禽獸；豈馬氏之本心哉？所謂毫厘之差，千里之謬，豈非然哉？

有人說，共產黨提倡殺父，是革命高潮中偶然發生之事，非主義之所當然。豈有主張殺父之主義者乎？此實不知共產主義者也。既非打倒家庭，不能共產；主張共產者，又何能不矯枉過正，而不提倡仇父殺父也。爲此言者，被人欺之也。

我再說共產主義不個主義：

主義是道理與需要，兩者俱備，始能稱之。這就是說，所主張者，一面是合乎人類生存的道理，一面是合乎人類生存的現實需要。欲將此等主張實現於當時，須由學說變爲政治，此之謂主義。今共產主義，如上所述，不合乎道理，又不是今日人類生存進化之需要，且更反之，如何够得個主義，其理甚明也。

或謂，共產黨現已拋棄共產主義，實行新經濟政策，比之按勞分配尙且不逮，今此批評，豈非有一搜求人已過錯誤一之嫌。我不知共產主義者，是認爲共產之根本不合人情而拋棄之耶？抑因現在的客觀條件尙未成熟，而姑且拋棄之耶？如認爲根本不合人情拋棄之，全願受一搜求人已過錯誤一之責備。如認爲時機未成熟而姑且拋棄之，即強人作聖賢，強人作禽獸之人類大殺機，仍伏在共產主義中。強人作聖賢，人固不能，強人作禽獸，人亦不願；如此殺人，人類將無噍類矣。余此批評，實爲余對人類不可

卸之責任：

於此短時間，說此等深奧道理，不易帶民。大家可將我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，共產主義的批判兩書看看，方易澈底明白也。最後我總結的告訴大家兩句話：

- 一、非實行物產證券，不能消除各國經濟侵略的國際戰爭。
- 二、非實行按勞分配，不能消除國內勞資不平的階級鬥爭。